雲笈七籤/1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四　紀傳部・傳二

下一卷▶

玄洲上卿蘇君傳（——周季通集）

先師姓蘇，諱林，字子玄，濮陽曲水人也。少稟異操，獨逸無倫，訪真之志，與日彌篤。常負擔至趙，師琴高先生，時年二十一，受煉氣益命之道。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，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，能水游飛行。時已九百歲，唯不死而已，飛仙也。後乘赤鯉入水，或出入人間，而林托景丹霄，志不終此。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。仇先生者，湯王時木匠也，服胎食之法，還神守魂之事，大得其益。先生曰：子真人也，當學真道，我跡不足躡矣！乃致林於涓子。

涓子者，真人也。既見之，遂授以真訣，告林曰：欲作地上真人，必先服食藥物，除去三尸，殺滅穀蟲。三尸者：一名青古，伐人眼，是故目暗面皺，口臭齒落，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。二名白姑，伐人五臟，是故心耄氣少，喜忘荒悶，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。三名血尸，伐人胃管，是故腸輪煩滿，骨枯肉燋，志意不開，所思不固，失食則饑，悲愁感嘆，精誠昏怠，神爽雜錯，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。若不去三尸，而服藥者，穀食雖斷，蟲猶不死也。徒絕五味，雖勤吐納，亦無益者。蓋其蟲生，而求人不死，不可得也。是故服食不闕於死生，由青古、白姑、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！雖復斷穀，人體重滯，奄奄淡悶，又所夢非真，顛倒翻錯，邪淫不除，由蟲在內，搖動五神故也。凡欲求

真，當先服制蟲丸。制蟲丸者，一名初神去本丸也。欲作真人，當先服制仙丸。制仙丸者，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。夫求長生不死，仙真之初，罔不先服制蟲丸，以除尸蟲，建長生之根矣。若人腹中有蟲，寧得仙乎？形中饒鬼，安得真乎？其蟲兇惡，速人之死，故當除之。

涓子後告林曰：我被帝召，上補中黃四司大夫，領北海公，去世無復日也。後林詣涓子寢靜之室，得書一幅，以遺林也。其文曰：五斗三一，太帝所秘。精思二十年，三一相見，授子書矣！但有三一，長生不滅，況復守之乎！能存三一，名刊玉札，況與三一相見乎！加存洞房為上清公，加知三元為五帝君。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雷，周行十天，實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。吾餌術精三百年，服氣五百年，精思六百年，守三一三百年，守洞房六百年，守玄丹五百年。中間復周游名山，看望八海，回翔五岳，休息洞室，樂林草之垂條，與鳥獸之相激。川瀆吐精，丘陵蓊鬱。萬物之秀，寒暑之節。弋釣長流，遨游玄瀨。靜心山岫，念真養氣。呼召六丁，玉女見衛。展轉六合，無所羈束。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，實樂中仙，不求聞達。今卒被召，上補天位。徘徊世澤，惆悵絕氣。吾其去矣，請從此別。子勤勖之，相望飆室也。林省書流涕，徬徨拜空，涓師之跡，於是絕跡矣！

夫玄丹者，泥丸之神也，其法出《太上素靈訣》。守三一為地真，守洞房為真人，守玄丹為太微官也。林謹奉法術，施行道成。周觀天下，游睠名山。分形散影，寢息丹陵。賣履市巷，醜形試真。得意而棲，遁化不倫，時人莫能識也。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，告季通曰：我昨被玄洲召為真命上卿，領太極中候大夫，與汝別。比明旦，有雲車羽蓋，驂龍駕虎，待從數千人迎，林即日登天，冉冉西北而去。良久，雲氣覆之，遂絕。

林未去之時，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為中嶽真人，後又太上遣王郎下拜為五嶽地真人，宮在丹陵。予見先師得道為仙，已三被拜授，而乃登升。蓋洪德高妙，玄韻宿感。靈化虛源，神澄八方。龍升鳳逐，飛步真門。隱顯津梁，觀試風塵。其道神矣！其法珍矣！非紙札粗意所能述宣。今聊撰本師之標略爾。將來有道之士，以游目也。

太和真人傳元陽子附

太和真人尹軌，字公度，太原人也，乃文始先生之從弟。少學天文，兼通讖緯，來事先生。因教服黃精花，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，皆蒙口訣。先生登真之後，即與隱士杜沖等同於先生宅修學，時年二十八，絕粒行氣，專修上法。太上哀之，賜任太和真人，仍下

統仙寮於杜陽宮。時復出游，帶神丹十餘筒，周歷天下，濟護有緣。或煉金銀，以賑貧窮，或行丹藥，以救危厄。求哀之人，咸得其福利焉。或上朝玉京，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；或論天地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；或游宴諸天，參校神仙圖籙，品位部御之方，或論童真始仙威儀俯仰之格；或臨諸地，領察兆人建功立行齋請之福；或監度學道男女，經方藥餌之道，或游百山千川，檢閱神司鬼神考錄罪福之目；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儉之事焉。吾所游行，或為道士，或為儒生，或為童愚，或為長老，不可以一塗限也。或與群真眾仙，驂龍馭鳳，策空駕虛，雲馳電邁，出有入無，分形散影，處處游集。或巡五岳之洞，適十洲之宮，出八荒之域，入九幽之府。或酌碧海之津，挹玄丘之云，採丹華於閬苑，掇絳實於玉圃。故《上清瓊文帝章》曰：太和真人與太華真人、三天長生君、南極總司禁君、西臺中候、北帝中真、九靈王子、太靈仙妃、赤精玉童、玄谷先生、南嶽赤松子、中山王喬、紫陽真人、西城王君、中黃先生、趙伯玄、山仲宗等，同修行三真寶經上法。皆面發金容，項負圓光，乘虛登霄，游宴紫庭，變化萬方，適意翱翔，嘯命立到，徵召萬靈，攝制群魔，決生死，駕霄乘煙，出入帝庭焉。

◯附：元陽子

元陽子者，仙人也。生於北極之端，育於虛無之中，與天地浮沉，隨日月周回，被服自然，含剛懷柔，優游乎太漠之外，踟躕乎中嶽之上，觀和氣之布施，察萬物之經紀，覽緯度之差序，圖盛衰之終始。乃遇老君，哀愍元陽，遣經一卷，名曰《黃庭》。乃太素之始元，陰陽之至道，分理之真要，養神之訣文。上古之人，行得其真；中古以來，不得其要。傳授謬誤，亦從來久也。本黃老作此經，令學者皆得神仙。然黃老已來，英儒之士多為注解，不得黃老之本旨，失其要說。於是元陽憮然退思，採黃老之妙讖，粗為其注，不能究盡道意，深遠至通，猶可為學之徒使微悟之爾！有得《黃庭經》者，老子也。《史記》或云：「黃者、黃帝；老者、老子。今亦謂《太上經》為正也。」

太極真人傳

太極真人杜沖，字玄逸，鎬京人也。以周昭王丁巳年，聞文始先生登真，乃於茲靈宅棲玄學道。於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，有五人焉。並沈默虛遠，方雅高素，道術相忘，共弘不伐之則也。後穆王聞之，為修觀建祠，置沖為道士焉。將以氣均巢許，德為物範，故天子禮之而不臣，諸侯敬之而不爵，蓋以其弘修道業故也。

沖閑居幽室，吟詠道德，常攝護氣液，吐納光華。經二十餘載，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寢

靜，侍者二人，捧碧玉函立於左右。沖乃拜首求哀，蒙授《九華丹方》一函。謂沖曰：老君與尹先生於東海八淳山，召太帝，集群真，天下山川洞室仙人，不遠而至。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，老君敕我付爾仙經也。沖依按合服，而身生玉映，五臟堅潤，裁容氣息。又感真人李君授以《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》，沖復修之，甚得其驗，遂乃解胞釋結，保命凝真，領攝群神，洞觀眾妙焉。

穆王親崇道教，以祈神仙，共策遺風之駿，日馳千里，中到昆侖山，升玄圃之宮；西詣龜山，謁王母於青琳之室；東游碧海，展敬丈人，採若木之華；北適玄壟；南邁長離，同挹絳山之髓。驅策虎豹，役使百靈，通冥達幽，莫測其涯。年一百二十餘，以懿王巳亥歲，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，授書為太極真人，下任王屋山仙王矣。

太清真人傳

太清真人宋倫，字德玄，洛陽人也。以厲王甲辰歲入道，於是凝心寢景，抱一沖和，不交人事，日誦《五千文》數遍，服黃精白術。積二十餘年，乃密感老君，項負圓明，面放金光，披九色離羅之帔，建七映暉晨之冠，有仙童六人，負真執籙。倫匍匐乞哀，乃告倫曰：吾有景中之道，通真之經，生乎三元之始，出乎九玄之庭。五德合慶，六氣凝精，分真散景，保遐固齡。子能修之，立致雲軒，出有入無，徹幽洞冥。三光並耀，二氣靈，變化適意，飛升上清。倫拜受之，乃開蘊，出《靈飛六甲素奏丹符》以付於倫。倫得經修之，乃自然通感。常有玉童六人，更遞侍之，察物如神，言無不驗。能望巖申步，凌波涉險，不由津路。或化為麏鹿，或托作鳩鴿，翱翔原陸，試人之心。年九十餘，以景王時，受書為太清真人，下司中嶽神仙之錄焉。

論曰：按《樓觀仙師傳》及《樓觀本記》並云，昔周康王聞尹先生有神仙大度之志，乃拜為大夫，並賜嘉名，因號此宅為樓觀焉。次昭王時，大夫遇老君，因遂得道。其次穆王乃欽尚遺塵，為建祠修觀，召幽逸之人，置為道士，自爾相承，於今不絕。故《樓觀碑》云：樓觀者，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，以其結草為樓，因即為號。又云：周穆王西游，秦文東獵，並枉駕回輪，親崇道教。始皇建廟於樓南，漢武立宮於觀北，晉宋謁板，於今尚存。秦漢廟戶，相繼不絕。由是論之，乃驗老君西度關在於昭王之時，信矣！或雲幽厲平敬之時西度者，此由後人不見《老君本紀》，妄為穿鑿者也。幽王時，孔子時有見老君者，斯並化胡之後，復還中夏幽演之時也。或云老君西出散關者，按張天師述《老君本紀》云，老子幽演訖，乃與文始先生游此赤城上虞山，過女幾雞頭天柱太白山。秦昭襄王聞之，於西麓下為修城邑，今散關中其故墟猶在是也。謂曾於此過，

乃升於昆侖山，故此舊墟尚稱尹喜城，老停驛等名爾。以此詳之，則癸丑年復非度此散關明矣。或云《史記》無文，事同虛妄者，至如九天九壘，川源土俗，遍於六合，猶有不書，況其一區一第，輒能備載焉？若編以史為實錄者，則天下譜牒圖書，讖緯經論，並為虛誕，豈獨此一觀一傳而已哉！蓋驗之在實，其來久矣。周宣王時，郊聞採薪之人行歌曰：巾金巾，入天門。呼長精，歙玄泉。鳴天鼓，養泥丸。時人莫能知之，惟老君曰：此活國中人，其語秘矣！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也。

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（——弟子中候仙人李道字安林撰）

真人姓茅，諱盈字叔申，咸陽南關人也。姬胄分根，氏族於茅，積德累仁，祚流百世，誕縱明賢，繼踵相承。高祖父諱濛，字初成，深識玄遠，察覽興亡，知周之衰，不仕諸侯。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，遂隱遁華山，盤桓靈峰，逍遙幽岫，靜念神仙，高抗蕭寥，絕塵人間也。盈曾祖父諱偃，字泰能，濛之第四子也。仕秦昭王之世，位為舍人，稍遷車騎校尉、長平恭侯，毗弼霸正，有功業於時焉。盈祖父諱嘉，字正倫，仕秦莊王，為廣信侯。始皇即位，嘉輔帝室。當莊襄王時也，秦地漸以並巴蜀、漢中、宛郢，置南郡矣，北收上郡以東，為河東、太原、上黨，東至滎陽，滅二周，置三川郡。以呂不韋為丞相，號文信侯，以嘉為德信侯，使招置賓客游士，欲並天下。始皇六年，韓、魏、趙、衛、楚共擊秦，取壽陵。始皇使嘉將兵攻之，有功焉。衛迫東都，嘉又克討，皆平之。始皇壯嘉志節，賜金五千斤。二十五年，秦大興兵，使嘉攻燕遼東，得燕王而還。又遣嘉定荊，江南地皆降，是年置會稽郡，嘉將兵於會稽而亡。始皇哀其忠，因以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。嘉有六子，並知名於時，始皇皆官爵承先，並各賜姓。其第六子諱祚字彥英，不仕不學，志願農巷，即盈之父也。祚有三子：長子諱盈，字叔申；次子諱固，字季偉；小子諱衷，字思和。

盈少秉異操，天才穎爍。矯志蕭抗，行邁遠逸。不營聞達，不交非類，獨味清虛，恬心玄漠。盈時年十八，遂棄家委親，入於恆山，讀老子《道德經》及《周易傳》，採取山術而餌服之。潛景絕崖，素挺靈岫，仰希標玄，與世永違。

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，盈高祖父濛，於華山之中，乘雲駕龍，白日升天。先是時，其邑謠曰：神仙得者茅初成，駕龍上升入太清，時下玄洲戲赤城。繼世而往在我盈，帝若學之臘嘉平。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，父老具對曰：此仙人之謠，勸帝求長生之事。於是始皇忻然，乃有尋仙之志，因改臘曰嘉平。

盈於恆山積六年，思念至道，誠感密應，寢興妙論，通於神夢，仿佛見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曰：西城有王君得真道，可為君師，子奚不尋而受教乎？心豁靈暢，啟徒內爽，覺悟流光之騰曄，自謂已得之於千載矣。明辰植暉，東盼霄邁，登嶺陟峻，徑到西城。齋戒三月，沐浴向望，遂超榛冒險，稽首靈域，卒見王君。

後二十年，從王君西至龜山，見王母。盈乃叩頭再拜，自陳於王母曰：盈小醜賤，生枯骨之餘。敢以不肖之軀，而慕龍鳳之年，欲以朝菌之質，竊求積朔之期。雖仰遠流，莫以知濟，津途堅塞，所要無寄。常恐一旦死於鈷放之難，取笑於世俗之夫。是以昔日負笈幽林，貪師所生，遂遇王君，哀盈丹苦，見授治身之要，服氣之法。於是靜齋深室，造行其事。師重見告，以盈身非玉石，而無主於恆。氣非四時，常生於內。正當率御出入，呼吸中適。和液得修，形神靡錯。感應思積，則魂魄不滯。理合其分，氣甄其適，乃可形精不枯。宅不可廢也。若使精神疲於往反，津液勞於出入，則形當日凋，神亦枯落，歲減其始，月虧其昔矣。宜便妙訪，求其長易之益。西王母曰：子心至矣！吾昔先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太帝君見遺以要言，汝願聞之邪？於是口告盈以玉佩金璫之道、太極玄真之經。盈拜受所言，稽首而立。又告盈曰：「夫金璫者，上清之華蓋，陰景之內真，玉佩者，太上之隱玄，洞飛之寶章。得其道者，皆上陟霄霞，登遨太極，寢晏高空，游行紫虛也。向說元始天王、太帝君言，是《太霄二景隱書》，玉佩金璫之文章也。又有《陰陽二景內真符》，與本文相隨太上法，惟令授諸司命。子玉札玄挺，錄字刊金，黃映內曜，素書上清，似當為上卿之君，司命之任矣。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。然不先聞明堂玄真之道，亦無由得《太霄隱書》也。

盈於是辭師乃歸，帶索混俗，亦不矯於世。自說入恆山北谷學儒俗之業，時年四十九也。盈父母尚存，父見大怒：為子不孝，不親供養，尋逐妖妄，流走四方，吾當喻汝為不生之子也。欲杖罰之。盈長跪謝曰：盈受命應當得道，道法世事兩不相濟。雖違遠供養，無旦夕之益。能使家門平安，父母老壽。盈已受聖師符籙，見營助者以天丁之兵，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。今道已成，不可打擊，恐三官考察，非小故也。父外信禮度未該，內修道德玄域，意有未釋。故驗盈情狀，俾眾不惑。於是操杖向盈，適欲舉杖，杖即摧折成數十段，段皆飛揚，如弓矢之發，中壁壁穿，中柱柱陷。父悟不凡，嗔意乃止。盈曰：向所啟正慮如此，邂逅中人，則有所傷故耳。

至漢宣帝時，二弟俱貴。衷為五官大夫、西河太守，固為執金吾，並當之官，鄉里相送者數百人。時盈亦在座，謂賓曰：吾雖不作二千石，亦有仙靈之職矣。來年四月三日當之官，能如今日之集會不？眾許之。至期日，盈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，無復寸芥，皆青

縑幄屋，屋下鋪數重白氈，容數百人坐。遠近翕赫相語，來者塞道。客乃有數倍於送弟時。眾賓並集，爾乃大作主人，不見使人，但見金盤玉杯，自至人前，奇靦異果，不可名字。酒又美好，又有妓樂，絲竹金石，聲動天地。香麝之芳，達於數里。飲食隨益，六百餘人，莫不醉飽。明日迎官來至，文官則硃衣素帶數百人，武官則甲兵牙旗器杖曜日。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，而語宗室子弟曰：夫真仙道隱，貴在跡翳，不應表光曲飾，動耀視聽。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，潛舉空同者，蓋欲以此道誘勸二弟之追慕也。亦何但固衷之返迷耶？天下有心者，盡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！言訖，遂歸句曲。邦人因改句曲為茅君之山。

時二弟在官，聞盈玄跡眇邁，白日神仙，乘飛步虛，越波凌津，靈官奉從，著於民口，節蓋旌旗，光耀天下。始乃信仙化可學，神靈可致。然後明松喬不虛，鼎湖實有。於是並各棄官還家，以日仄之年，方修盈糟粕遺事。不得口訣，未為補益。乃相與共嘆而相謂曰：家兄得道，非他人也。曷不往從親稟問密訣，而留此按雲雲方書，以規度世乎？縱往而不達，兄之神仙，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。遂共棄家，扶輿自載，以尋斯舉。以漢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，求兄於東山，遂與相見。悲忻流涕，告二弟曰：悟何晚矣！二弟跪曰：固衷頑下，不達道德。願賜長生，濟弟元元。盈曰：卿已老矣，欲難可補復。縱得真訣，適可成地上仙耳。其上清升霄大術，非老夫所學。今且當漸階其易行，以自支住。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、咽氣液之道，以住血斷，補焦枯攝筋骨之益，亦停年不死之法也。因以長齋三年，授以上道，使存明堂玄真之氣，以攝運生精，理和魂神。三年之內，竭誠精思，神光乃見。於是六丁奉侍，天兵衛護。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劑，並神方一首，各拜而服之，仙道成矣。

後授《紫素》之書各百字，以付固、衷。固、衷拜受，其時亦有執儀者以啟正之。《紫素文》曰：太上有命，天載真書，言咸陽茅固，家於南關，厥字季偉，受名當仙。位為定錄，兼統地真。使保舉有道，年命相關，勤恭所蒞，四極法令，宮館洞臺，治丹陽句曲之山。固其勖之，動靜察聞。又曰：盈、固弟衷，挺業該清。雖晚反正，思微徹誠。斷穢六天，才穎標明。今屈司三官，保命建名。總括岱宗，領死記生。位為地仙，九宮之英。勸教童蒙，開道方成。教訓女官，授諸妙靈。蒞治百鬼，典崇校精。開察水源，江海流傾。封掌金谷，藏錄玉漿。監植龍芝，洞草夜光。治於良常之山，帶北洞之口，鎮陰宮之門也。使者授書訖而去。

至漢平帝元壽二年八月巳酉，五帝各乘方面色車，從群官來下，受太帝之命，授盈為司命東卿上真君。文以紫玉為板，黃金刻之。其文曰：帷盈虛挺遠朗，幽耽妙玄。爰自童

蒙，散發北山。靜心林澤，積思求神。登峻履谷，艱尋師門。擲形絕嵎，投軀萬津。丹誠率往，肆其天然。遂造明匠，乃授靈篇。剪發祝　　，殘首截身。帶索自樂，不恥饑寒。所適惟道，所保以真。情昭上帝，感激太玄。今敬授盈位為太元真人，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。君平心正格，秉操金石，丹心矯眾，棲神高映。故報盈以玉鉞、綠旌、八威之策，使盈征伐源澤，折沖萬神。君寒凍林谷，味玄仰真，思激窮岫，啟心精誠。今故報盈以紫髦之節，藕敷華寇，使盈招驅萬靈，封山召雲。君棄家獨往，離親樂仙，契闊險巇，冬袒山川。今故報盈繡羽紫帔，丹青飛群。使盈從容霄階，攜命玉真。君步驟深藪，足履危仞，心耽志尚，曾不愆憚。今故報盈以斑龍之輿，素虎之輧，盈浮晏太空，飛輪帝庭。君披榛並景，寒凌霜雪，心求明真，不戰不慄。今故報盈以曲晨寶蓋，瓊幃綠室。使盈游盼九宮，靜神溫密。君遠秀遁榮，無疲於心，潛形幽岳，靜思萬林。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，雙珠月明。可以上聞太極，通音上清。君貞心高靜，謠累不經，素挺浩映，內外坦平。今故報盈以錦旌繡幡，白羽玄竿。可以呼召六陰，玉女侍軒。君慈向觸物，陰德萬生，蠢動之毛，皆念經營。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，金鐘玉磬。可以和神虛館，樂真舞靈。君饑渴養神，艱辛求真，萬物不能致其惑，千邪不能毀其淳。今故賜盈紫琳之腴，玉漿金罌。可以壽同三光，刻簡丹瓊也。盈標領清玄，紫瑋八映，心暉重離，神曜太霞。實真人之長者，故以太元為號。君九德既備，感積太微，天人虛白，不期同歸。今酬九事，以報往懷。盈心神方朗，四靈所棲。丹神啟煥，秉直不回。正任全固，監無昭微。今屈宰上卿，總括東嶽。又加司命之任，以領錄圖籍。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，以出入太微，受事太極也。治宮赤城玉洞之府，盈其蒞之，動靜以聞。

於是盈與二弟決別，而與王君俱去，到赤城玉洞之府。道次，諸山川神靈有司迎啟，引者將以千萬矣。臨去，告二弟曰：吾今去矣，便有局任，不得復數相往來，旦夕相見。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，三月十八日、十二月二日期，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，游盼於二弟之處也。將可記識之。及有好道者，待我於是乎！吾自當料理之，以相教訓未悟。

於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內，立宮結構於外。將道著萬物，流潤蒼生。德加鳥獸，各獲其情。神驗禍福，罪惡必明。內法既融，外教坦平。爾乃風雨以時，五禾成熟。疾癘不起，暴害不行。父老歌曰：茅山連金陵，江湖據下流。三神乘白鵠，各治一山頭。召雨灌旱稻，陸田苗亦桑。妻子咸保室，使我無百憂。白鵠翔青天，何時復來游？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